

BOB 布波小说

水草

刘
晓
著
LiuXiao Zhu

ShuiCao

中国青年出版社



.5

6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786405

I247.5

L696

水
ShuiCao

678640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草/刘晓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布波小说)

ISBN 7-5006-5335-2

I. 水...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5119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4340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 × 1168 1/32 6.5 印张 10 插页 149 千字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4.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1

星期天,水草嚼着牛肉干,歪在沙发上看碟。剧情很闷,如这个雨天。

这时,电话铃震天响起,她懒懒地拿起。

“水草吗? 快来一下,雯雯……她又……”女人伤心地哀号起来。

她叹息一声,放下了电话。

这真不是个能够出门的下午。只是,唉……

换好雨衣、波鞋的她,临走时,又塞了一嘴牛肉干,这才嘟着一张苹果脸出门了。

雯雯,想起她,水草就有气。

来来往往的计程车俱载有客人,当水草快失去耐心的时候,总算有了空车。

“去平湖。”

是一段遥远的路程,司机因接了这单不错的生意,心情极佳地开了广播。

女主持人正拿腔拿调地讨论着今季最新的音乐排行榜。

“那我觉得 COCO,今季的成绩也是蛮好的。”

“还有小齐,新碟主打歌连续几周均榜上有名。”

水草觉得噪杂，命司机关了广播。

隔着车窗望出去，雨斜扯着，绵绵地，像一些杂乱交错的人和事，暧昧不明。街上走的人脸上泰半茫然，写满了顺着定数做人的无奈。水草想着眼前的棘手事，心情也是阴郁。

车终于弯进了平湖镇一道窄巷，水草给足车费，下了车。

司机掉头，忽然又摇下车窗，说：“小姐，此处治安不好，没事就赶快走吧。”

水草点点头，“知道了，多谢你。”

穿着粉红雨衣的她，额上的发丝沾满了雨水，却并不显狼狈，反衬出了一张晶莹面孔。

这女子根本不属于这里，为何来此？司机想不通，只得开车走了，都在为生活奔波，能付出的关爱仍是有限。

水草一路滴滴答答地寻过去，终于在一间破败的屋前停下。她敲门，门即刻开了。

一蓬头垢面的妇人扑过来，紧抓住水草的手，“哎呀，快快，刚刚雯雯要把我掐死！”

说着，她捋起衣袖，只见那老筋纵横的臂膀上，布满了一道道紫黑色的伤痕，狰狞可怖。水草被唬了一跳，心道，下手这般狠！

“有没有药水？我替你搽。”

妇人叹口气，“家里哪还有买药的钱。”

水草环视左右，真真家徒四壁，心中一阵辛酸。

眼前的妇人枯黄苍老，水草想起她以前的飞扬神采，恍如隔世。

“雯雯呢？”她问。

“在她小屋里，直嚷嚷要见你。”

“我去看她。”

水草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推开了门。

一位少女正如粽子般被捆得结结实实，她不甘地在床上胡乱扭动着，嘴里恨声连连。

水草摇摇头，难怪她母亲满身是伤，能这样缚住她，想必经过了一场搏斗。

少女鼻涕眼泪糊了满脸，斜眼瞥见水草，挣扎着露出些许笑容，可嘴里仍是骂骂咧咧：“该死的王玲玲，老娘自由了，第一件事要杀了你。”

王玲玲便是此女的生身母亲。

这样被女儿骂，王玲玲却不恼，只是低着头抹眼泪。

现在她许是后悔了吧？

水草拿过毛巾，坐在床沿，轻轻地给雯雯擦脸。

雯雯浑身在颤抖，又不停地抽动，刚刚擦干的泪又和着鼻涕一道涌出。

“水草姐姐，没用的，求你放我出去吧。”

“雯雯，如果你想重新做人，就要多忍耐些。”水草细言劝慰。

雯雯俯低头，柔声柔气地说：“姐姐，我已想通了你的话，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再不出去玩了。”

水草轻轻摩挲她的头发，软软的，那张面孔也是楚楚可怜，惹人痛惜。

水草解开她身后的绳结，王玲玲欲上前阻止，但在女儿凌厉的目光中驻足不前，不过水草并未察觉。

雯雯甫一自由，便一掌大力推倒水草，夺门而出。

水草微微一愣，旋即追出去。

于是，两人在泥泞的小道上狂奔，雯雯散着发，状如疯子，有零散的路人见此情景，并不诧异，只急急避开。

雯雯拐上了大道，水草觉身上雨衣啰嗦，边跑边脱掉它，加快了速度。

水草曾是学校百米赛跑的冠军，等闲人不是她的对手，更何况雯雯体衰力竭，没多久，她就抓住了雯雯。

两人扭住一团。

“雯雯，别忘记了，你答应过我什么！”

“死三八，我不要你管。”

雯雯一张脸已扭曲，她疯狂地扯住水草的头发，死命向后拽。水草疼得揪心，但仍牢牢地抓住她不放。

“好呵，不给你一点厉害，你是饶不过老娘了。”

雯雯双手钳子似的卡住水草，厉声喝问：“放不放手？”

她不言，雯雯加大了力度，使得水草几欲晕厥，这时，水草方意识到危机，不禁叫道：“救命呵！”

可惜她声带被制，只在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的咕咕声。

水草渐感气短，意识开始模糊，耳边轰鸣着雯雯放肆的狂笑声。

突然那让人窒息的压力陡然解除，水草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扶住了她，原本紧绷的身体也因有了这种支持而松懈下来，渐渐地水草恢复了清明。

她缓缓地睁开眼，见到了一张男人的脸。

鲜明的轮廓，端正的五官，乍看有些平淡，细观却觉出一份沉蕴，隐然自华。

那人见水草黑如点漆的眼睛盯着他看，便道：“你好些了？”

水草这才发觉自己失仪，再一细瞧，原来竟靠在他怀里，一阵脸热心跳，推开了他。

“雯雯呢？”周围已不见她的影子。

“你是说那个疯女孩？早跑了。”男人答。

水草颓伤地想，又失败了，但还是强打精神说：“谢谢你救了我。”

男人关切地说：“那疯女孩十分危险，你们应早送她去医院。”

谁说不是呢，水草想，可治病的钱从何而来？

“她是你……妹妹？”他迟疑地问道。

水草摇头，“我是义工，辅导她快两年，还是失败了。”

“哦，是这样。”那男人好奇地望了望眼前的她，这样年轻，竟肯在公益上花时间，实在难得。

“不如，我们去车里说话。你看，我俩快成落汤鸡了。”

这时，水草才发现衣裳已然湿透，腻答答地粘在身上，她暗自庆幸未穿浅色衫，否则此际定会原形毕露，被他瞧去，可真不用做人了。

男人替她拉开车门，水草一踏上去，车内的深棕色地毯上立刻留下了一摊湿渍加泥迹。

水草回头一笑，带些歉意和无奈。

他似被这份璨然夺神，当下微呆了一呆。

车启动时，水草看见了王玲玲，她正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水草不知怎的，心内忽然涌出对王玲玲的万千恨意，她顺手拉过窗帘，仿佛要将一切烦心事遮去。

“我们去找那疯女孩吧，交给她的亲人。”

水草低声道：“算了，雯雯定是去找那些人了，等她再也弄不来钱时，自然会回家。”

男人沉默了，半晌才说：“哦，她并不疯癫，是……？”

“我太无能，眼看她越走越远，却无能为力。”

“你不用太自责，你做的比许多人都要好。”男人心中感慨，

同是花季女子，一位甘愿沦入泥淖，一位却是光明天使，播爱人间。云泥之别，全在各人的一念之间。

“我们现在去哪里？”

水草疲倦地说：“麻烦你送我回家吧，我住市内。”

男人听后更觉肃然，长途颠簸只为挽救一颗无望的灵魂，这小小身躯里究竟蕴蓄着怎样的一种力量？

水草轻合双眼，倦极而睡了。

他扭头看看她，见她身体在湿衣下微抖，想是很冷。

男人手边无覆盖之物，只得将车内冷气关掉。

也不知在市内转了多少圈，水草方醒转，她问：“到了吗？”

男人微笑：“不知你要到哪里？”

水草吐吐舌头，样子十分可人，男人在后视镜内见到她这种态度，也觉心旷神怡。

“我忘了告诉你地址了。哎，真巧耶，你已将车开到我家附近。往左，对了，从那个岔路口进去，好，好，可以停了。”

水草休息好了，行动活泼起来。

她拉开车门，外面雨势瓢泼，水草有些踌躇，但终于咬咬牙，冲了出去。刚跑没多远，又折返回来，她敲敲驾驶位车窗，男人摇下窗，含笑看着她。

水草说：“你帮我这么多，还不知道你的姓名，我可怎么再和你联系？”

男人很喜欢水草这种落落大方，不像有些女人，矜持矫情，最爱玩些欲近还远的游戏。不过，也许是因为她年轻，不懂得耍心计。假以时日，在这都会里浸淫日久，她或者也会有变。

他翻翻皮夹，名片没有了，只得找出一张小纸片，飞快写下一行字，交给了她。

水草小心接过，不让雨淋着，这才满意而去。

这是座旧式楼房，高五层，水草住二楼一个单元，一室一厅，自公司租来，价格远较市价便宜。

虽然和菜市毗邻，日夜喧哗，但水草已感十二分满意。来深圳两年，她既未住过十元店，也未住过铁皮房，而她的许多同学，至今还在这座城市里飘荡，居无定所。

当然，也有很本事的同学，比如唐翩若，已开始供楼养车了。

水草想起她，不觉笑意盈盈，谁能和她比呢？唐是奇女子。

水草开门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薄荷香烟的味道，房间里尽管昏暗，却隐隐可见沙发前有人影。

“翩若，是你来了吗？”

沙发旁的灯被拧亮了，那人微笑着转过来头，一张娇俏明艳的面孔便在淡黄温馨的光晕里浮动。

“可不就是我。水草，我等你很久了。”那声音清脆娇柔，如黄莺初啼，“天呵，你干什么了，全身湿透？”

水草这才觉得身上寒气疹人，说：“哎呀，我得先去冲凉。但愿明天不会感冒。”

翩若笑着摇摇头。

水草冲完凉，却见桌上已摆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姜茶，她开心之余，又有些感动，翩若数年如一日，待自己情同姐妹。

唐翩若静静地倚在沙发上，姿态曼妙地燃着了一支烟，氤氲升腾的烟雾中，一张脸也有了些和年龄不相衬的寂寥和沧桑。

但是水草却浑然不觉，她孩子气地将湿漉漉的头靠向翩若，叹口气道：“整整一月未见到你了，电话也不来一个。忙什么嘛？”

翩若看着水草浴后那张红彤彤的面孔，不禁爱惜地拧了一把，说：“小可爱，记好了，我可是生意人，力不到不为财，一天都

8
长篇小说
BE
ON
THE
CHINA
STREET

不能松懈呢。”

水草嘟哝道：“谁叫你自讨苦吃，好好一份工作说扔就扔了。吃喝不愁就可以了，偏你野心勃勃。”

“水草，你在大学是主攻英国文学的。难道你没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什么？”

“在那些作品中，只有相貌平平、出身孤苦的女子才会去做女教师，尽管她们才高八斗、品格高尚，但仍是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不得不寂寞一生。我可不甘心那样过一辈子。”

水草笑：“你想怎样呢？”

“我要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铭心刻骨地爱几次，胜过做那些满嘴教条主义的老姑婆。”

翩若说到这里，一双妙目精光熠熠，更蕴藏着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绝。

水草却无端地打个哈欠。她对翩若有种盲目的信赖，认为这世界没有唐翩若做不成的事，只是这些话题，对水草本人来讲，却是乏味之极。她一贯懒散，得过且过，向来缺乏天将降大任的使命感。

也正是如此，唐翩若觉出了水草的可贵。和毫无心计的水草交往，她感到很轻松，这也是她们的友谊可以从大学延续至今的原因。

唐翩若不管是落魄，还是发达，在水草眼里永无变化。

想起刚刚辞去中学职位的那段日子，唐翩若万分感慨。她当初选择做售楼小姐，因经验缺乏，总不能成交一单生意，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少。她一直寄住在水草那里。水草发了薪水，就分一半给她，态度亲切自然，似理应如此，并不让翩若感到难堪。

后来，唐翩若的境况稍稍好些了，便还钱给她，水草嘻嘻一

笑,随手接过,丢在抽屉里,说:“放在这里大家一起用吧。翩若你放心,有我做你的坚强后盾,你只管瞎折腾吧。”

唐翩若也的确能折腾。有日售楼时,无端被客人非礼,她又跳槽了。后来干过酒店前台、市场推广、广告文案、翻译,几乎所有适合的职位,她都有涉足。

经验越积越多,人也越来越机灵。

终于一次机缘巧合,她彻底成为自己的主人,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贸易行。

她在最好的地段,买下一套公寓,付清首期后,即请水草来参观。

一排宽大的落地玻璃门后,可直视远处那湾蔚蓝的海洋,艳阳下,鸥影点点,清风徐徐,疑是人间幻景。

水草坐在阳台上那张白色的摇摇椅内,嚷嚷道:“天呵,唐翩若,你是魔法师!”

水草就有这点好,自然一派大方坦荡,并不拘泥于朋友的突然发迹,更不会打探后面的故事,她真诚地认为,世界上是会有奇迹发生的。

尤其是发生在唐翩若身上。

想至此处,唐发现自己双目竟有些湿润,她纤手掐熄了烟。且听得耳旁传来了微微的鼻鼾,她侧目,发现水草已歪在沙发上去见周公了。

唐翩若好气又好笑,轻轻放平水草的身体,又拂开了飘在她颊上的几绺湿发,拿过一床毛毯替她盖上。

不知是不是受了惊扰,水草突然大叫道:“糟糕……”接着,跳起身,在房间东翻西拣,一会儿,她手拿一张纸片,开心地笑:“哈哈,是了,在这里了,再也别想跑了。”

跟着,径去沙发上躺下,一会儿又跌进梦乡了。

被水草举止弄得满头雾水的翩若，瞅了瞅水草护在胸前的卡片，一时好奇，她轻轻地抽出来，细看，却见上面的字虽被水浸，但还是可以辨认出“于都尧”三个字，并有一串手机号码。

是谁？翩若想水草的同学、朋友自己多半都知道，这位又是何时钻出来的？

这样紧张，莫非……翩若心中有数。

一夜好睡，第二天，水草醒来，翩若已经走了。

这一去，不知多久才会再见到她，水草一阵怅然，暗责自己贪睡，她有许多话要告诉翩若。

想着公司今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议，她只得振作精神，漱洗打扮。

说是打扮，但以水草这般的妙龄，无非就是在唇上抹点清浅的口红，并不像平日那样素面朝天罢了。饶是如此，仍逼出了万般清丽。可见青春是金不换。

公司大堂里，水草扎着高高的马尾在等电梯。她着深灰西裤，白衬衣，套一件浅灰的羊毛背心，虽然努力扮成一派严肃，不过在那缀在衬衣小翻领上的几朵粉色手绣花蕾仍是泄露了几分小女儿心思。

过来一群中年妇人，瞧见水草，便笑：“水草妹妹是越来越可爱了。”

都是公司财务部的老员工。牢骚和赞美是她们绝不吝啬的支出。水草也喜爱她们的直率和坦白，没事总爱向这些老姐们撒撒娇，哄得她们笑不迭。

“水草，中午和我们一起喝茶，这里有人发财了。”

这时电梯到了，大家鱼贯而入。

“别难为小姑娘了，我们这些老怪物哪有靓仔够吸引力，对

牢我们有甚趣味。”

水草开声：“噢，有你们这样漂亮的老怪物吗？那一定是千年修行的狐狸精。不不，我一定要去喝茶，顺便吸几口仙气。”

电梯里笑声一片，听得人说：“水草，你早是人精了，还修什么……”

此时门开，大家方敛起笑容，正经办公去了。

这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水草在总经理办公室做秘书。

记得她刚决定加入该公司时，有人曾劝她：“深圳虽然开放，但是国企体制全国一样，全凭关系和政治。何不去外企，有才华到底升得快些。”

水草年纪轻轻，却很有主意。说起办公室政治，在有几千年权谋史的中国，兵法和计谋已渗入血液，就算是外企又如何呢，还不一样互相倾轧，更难堪的是洋人专爱利用此点，赚取更大利益。

在自己的地头怎样吵，再不雅也无碍国际观瞻吧。

当然，水草肯来此地，最重要的原因却是……

“水草，大清早坐在这里发呆，快快将这几份文件影印出来，下午开会用。”

她抬头，见是满脸不耐烦的办公室主任王致，她的直接上司。

公司里有专管影印资料的打字员，但水草并不驳嘴，多做事总不会错，事事计较，万一到了王致这般年纪还是看不开，真真折堕。

王主任年届五十，应知天命，反而头巾气益发严重。总为平生不肯折腰事权贵而自傲，却又不能藏好自己的功利心，落在外人眼里，尽是笑话。本来青云之路早早断绝，正该好好修炼一下恬淡宁静的内心，想不到却更是戚戚，待上并非狷介，对下苛刻，

徒让人憎厌。

水草因为年轻，还当得起人家的呼来唤去，所以并不觉得王致多么叫人难堪，反而对他存些怜悯之情。他可能是整个公司最没有威严的部门领导了，人人当他透明。

水草想，也难怪，谁叫他上面另有一个精明能干的行政副总钟毓婷呢。

她快手快脚做完了主任交代的事，又闲下来。

案头那盆袖珍椰子抽出了一茎新绿，十分蓬勃。水草往一个小巧的花壶注了点儿水，轻轻喷洒、洗濯叶子。

有人在磨砂玻璃窗上轻叩，水草望去，窗外映出了一个袅袅婷婷的人影。

“水草，半小时后，你过我办公室一趟。”这声音虽然轻柔，却暗含威仪。

“是，钟总。”

人影消失了，对这位钟副总，水草始终充满了崇敬之情。

当初决定来深圳，是因为她吧？水草老是问自己这个问题。钟毓婷是具有强烈吸力的磁场，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她左右。

大四的那年冬天，北京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水草欢天喜地，和旁边教员宿舍的半拉子小孩一起打雪仗、堆雪人。

北方的雪是沙性的，一粒粒，不肯妥协的样子。不似水草江南老家的雪，阴柔乖巧，任人针砭。

她好不容易用雪堆砌了一个人样儿，正寻了两粒煤球做眼珠，忽听唐翩若唤她：“水草，该走了。”

水草仰面，翩若从二楼窗户探出身来，一张精致面孔裹在宝蓝色呢大衣的高领里，倍显高贵。

“去哪里？”水草十分茫然。

唐翩若挥了挥手中的一本资料，水草这才明白，原来一早已答应今天陪翩若去面试。想不到一场意想不到的雪让水草忘得干干净净。

“水草姐姐，这根可以吗？”旁边小男孩的肥胖小手里捏着一根鲜嫩的胡萝卜，期待地问道。

水草笑了，“就是它了。”

雪人的鼻子也是蛮讲究的，不仅要高挺，还要微微上翘，所以对用料要求十分严格，男孩见自己的材料可以入选，开心极了，又问：“我可以亲自给它安上去吗？”

“当然。”水草笑嘻嘻地将那两团煤球嵌进去，待男孩将鼻子装好，那雪人便似有了活力，和水草的眼神也有了某种交集。

“水草。”唐翩若下得楼来，有些不耐。

总也不明白水草，人人都在为毕业去向发愁，只有她还有闲情扮孩童，唐转念一想，水草哪里是扮，分明就是，活该回老家做一辈子孩子王。

水草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她伸出手欲挽翩若的臂膀，那双黑污的手当下吓得让唐退后一大步。

水草看了看手，怪笑一下，作势又来，翩若急闪，口里直说：“小祖宗，当是可怜我吧，这大衣可是我半年的家教换回来的。”

“谁让你爱慕虚荣，这衣服缠手缠脚，哪里好了。”水草弯腰掬一捧雪，在手里揉搓着。

唐翩若见眼前的水草，穿亮黄色的羽绒服，水磨蓝牛仔褲，脸蛋红扑扑的，十分健康可人，心里有些嫉妒她的这份随意。

若说谁真能做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也只得一个水草罢了。

两人说说笑笑向学校的迎宾馆走去。

每逢此季，京城几大名校总聚集了招聘单位的人事主管，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名校碰上的几率总是多些。也不恨人眼势利，万物都分三六九等，各个自安天命，对号入座。是以名校的毕业生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其他的二三流学子不过白白担了个虚名。

以唐翩若的资质，几家单位都有意向，所以她才要细细地挑，锦绣前程全系一念之间，还要拉上水草帮眼。唐心中也明白水草哪有什么高见，不过是壮壮胆罢了。那时的唐翩若对自己的潜质认识不够，自信心尚未爆棚。

迎宾馆前，水草却不想进去了，她歪着脑袋瞅着一旁的糖葫芦迈不开脚步。

“真正是惫懒顽童。”唐叹口气，掏出硬币给水草买了一串。

水草这才开颜，张口便咬，像极了小馋猫。

不自觉地被翩若拉进了大厅。

大厅里学子很多，男生们衣冠楚楚，女生们明艳动人。有人 and 唐翩若、水草打招呼，也不似平常那般乍乍乎乎，很克制的样子，都在卖力出演成熟练达的形象，只因缺乏经验，总显生涩。

水草如看戏般津津有味。

时间到了，人群分几拨进入会议室，排队轮候。大厅一下子空旷起来。

水草本欲跟进去，但想想和自己无关。而唐翩若一人人群便如彩凤随鸦，立刻佼佼不群起来，也用不着水草这颗胆了。

水草百无聊赖，手里的糖葫芦也只剩一根草棍了。

她出了迎宾馆，来到卖糖葫芦小贩前，又要了一串，掏荷包，却遍寻不着，只得讪讪地退回去了。

“我替她付吧。”身后传来温和的声音，水草回头，见是一位留短发的文雅女士，一双眼睛亮晶晶的。